



小隐隐于雾

□杨旭军

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一样,我很喜欢雾——我居然喜欢雾,有点不可思议。

买房子时,我特意选择了南山脚下,从窗户望出去,南山像装在相框里的一帧山水画,我想如果我是“大隐隐于市”,此房便可以称“一帧南山宅”了。我曾无数次看雾从南山升起的样子——浮白色的雾从树尖上升起,从沟壑间升起,从露水上升起,从清晨的鸣叫的鸟的翅膀上,袅袅婷婷,仪态万千。

我于是常常在窗户上远望南山,望南山的雾,看雾认真地变换各种图案,动物,山恋,炊烟……云是升到天上的雾,雾是落到地上的云。雾升上去了,汇成一团,一片,越积越厚,南山就被罩在云里了,此时的南山有些神秘,有些娇羞,犹抱琵琶半遮面,看不见她的真容。一个小小的黑点从云里钻出来,慢慢大了,看清了,是一只鹰,慢悠悠地在天上盘旋——鹰在天上看地下什么感觉呢?像不像一个大个子站着看地上一群蚂蚁搬家?一会儿又隐进云里,不见了,叫人想起“云是鹤家乡”的句子——云也是鹰家乡。

我一直想不明白,我为什么喜欢雾,但这“病根”早就落下了。十岁时,刚实行包产到户,生产队里作为生产资料的一切全分开了,牲畜也是生产资料的一种,分到各家各户,除了一匹拉不动犁的小马,我们家还分了五只羊。为了节约劳力,几家人的羊合在一起放,叫“辮工”,谁家几只羊就放几天,然后轮到下一家。我家五只羊,就放五天。

放羊是我的事,也是我最喜欢的事,早上多雾,冰草、芦子、断须、股子蔓……草们被雾抚过,就挂满了露水,一身珠光宝气的样子。我把羊赶进村头的峡谷中时还睡眼

惺忪,脚被露水一扫,立刻就清醒了。这个时候不用怕蛇——蛇等太阳出来时才会出洞,找一个阳光充足的地方,把自己盘成一盘,晒太阳——我可以光着脚,踢踏着草在山坡上跑,任露水打湿裤脚,也洗去脚背上铜钱厚的垢甲。

每个季节的雾是不一样的。春天的雾少,薄薄的,不贴着地面,很快升起来,变成了云。而夏天的雾有时是一团一团的,贴着地皮,有时是一缕一缕,仿佛遍地狼烟,升起来了就汇在一处,匆匆忙忙地赶路,朝一个方向飘去,擦着你的鼻尖,像要去赴什么约。最浓的是秋天的雾,厚得撕也撕不开,仿佛黏稠的液体,裹住了整个世界,也遮住了你的视线,但你知道羊正在安静地吃草,窸窣有声;鸟儿在雾的深处啾啾,只闻其鸣不见其形,你只能根据叫声分辨是“黄灵灵”(黄鹂)还是“白脸媳妇”(白鹡鸰),对面山坡上传来放羊娃拦羊的呼唤,有耕地的农人在吆喝牛,掺杂着几声湿漉漉的秦腔,“汉苏武在北海身体困倦”——唱的是苏武牧羊。冬天的雾在我们那儿不常见,偶尔把自己变成树的样子,叫雾凇,在下雪的夜。

我喜欢把自己浸在雾里,凉凉的润润的,空气滋润着你的肌肤、喉咙和肺叶,如果脸上有灰尘,你可以顺手撕一片雾来擦擦。在这样的雾里,我感到无比放松,莫名其妙,我还会生发出从来没有过的快乐,似乎我就在蓬莱幻境,仙气飘飘;钻进雾里,我就隐了身,雾包裹着我,我就有了从未有过的安全感,我会忘记所有的烦恼,我会扯起嗓子吼一声,听远处传来“崖(ai)娃娃”学我的声音,我也会去偷一捧人家地里的豆角或胡萝卜,或者用一泡尿射昏一只正推着粪球的屎壳郎……

当然,雾里的我也看不见外面,世界一片混沌,看不出去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但

我的耳朵会变得非常敏锐,我甚至能听见雾擦过树梢的声音,听见鼯鼠在地下咬断了菜根,听见鹁鹑在苜蓿地里孵蛋,听见蜂蜜被打湿翅膀后沉重的叹息,听见蝴蝶从这朵花上飞到那朵花上,听见蝌蚪的尾巴划动水面……

雾使我快乐,使我充盈,使我踏实,使我敏锐。当然,雾也能掩盖我的丑陋,我的卑劣和不堪。

后来当兵,阴差阳错我到了重庆。重庆多雾,上学时看过一本连环画,革命先烈江姐在朝天门码头上船,身后就是雾霭茫茫的重庆城,从此对重庆的雾就有了深刻的印象。

重庆的雾,果然名不虚传,训练场上,有时数米开外只闻口令不见人影。除了射击,雾中训练其他军事科目倒也惬意得多。如是秋冬季节,从驻地去解放碑,车过大坪鹅岭,人在雾中走,江在两边流,长江、嘉陵江上云缠雾绕,江上轮船汽笛声声……雾中的重庆神秘而生动,你能感觉到一种力量,那是这座城市发展的脉动。

重庆人也以自己的方式爱着雾,画家的笔下,诗人的诗行,作家的文章,情人的约会……雾都是永恒的主题,被赋予了诗意的浪漫。在重庆,雾不是生活的障碍,而是生活的底色。

可以这么说,我是“因为一片雾,爱上一座城”。我爱这座城市,爱她的内敛,爱她的厚重,爱她的豪放,更爱她的包容。

前些年,有关部门开展了大规模的大气环境治理,空气更清新了,蓝天更多了,但我也从因此改变对雾的偏爱。但这些年雾确也少了,大雾更难得一见,看雾得去南山,去缙云山,去云雾山——庆幸我有先见之明,毕竟,我的“一帧山水”里不差雾。

至于我为什么喜欢雾,我想了很久,是因为我怯懦的性格?是我希望“小隐隐于雾”?大概吧,不过,这好像也没什么不好。

(作者系重庆法治报副总编辑)



心中的来苏

□付彬

在伍家坝的烟雨中
来苏 以水墨画的方式
低眉浅笑,莞尔登场
田畴里纵横的阡陌
写就抒情的平仄诗行
每一棵碧绿的秧苗
都是宋词生动的注脚

太平山的钟声幽远
飞来石在梳妆台静立千年
而镜中的容颜
依旧明眸流转
在来苏 你能照见自己
内心最柔软的部分
从容的脚步丈量着岁月
让一生如同
这渝西的粮仓般
风调雨顺 五谷丰登

而当你
从宋韵的梦中醒来
不经意间
一个活色生香的来苏
扑面而来
“头刀菜”的味觉冲击波
小龙虾诠释着
色香味俱全的生活
健康跑环道上跃动的
是热爱生命的音符
熙熙攘攘的街市令你
沉醉其间 人间值得

我想
我心中的来苏
和东坡的必定相同
沐浴着宋时的月色
吹拂着当下的风
此刻
我们穿越千年
用脚下这片土地
实现了共情
(作者系重庆市永川区诗词学会会长)

具体的雨(外一首)

□唐德伦

这几天的雨一直在下
落得并不抽象
反而非常具体
对于雨的脾气而言
可以用不好一词来表达
有时雨滴如珠
生气地敲打树林和屋檐
加强版的分贝
不停搅乱夜间的失眠
有时雨丝如线
似乎想将天地缝合
但永远缝合不住枝头的鸟鸣
也缝合不住心头正在发芽的伤

远山被雨水洗了一遍又一遍
风骑着雨滴跑了一程又一程
群山里的薄雾长了一茬又一茬
就像一个玩弄朦胧的人
正在用一双朦胧的老眼
擦洗着命运的朦胧
而阳光坦诚地诠释道
总有一个晴天要为你而来

养鹿镇的重

连绵不绝的群山
把加起来的重
压在养鹿镇的肩上
用一生的担当和责任
仍然扛起日出日落和狂风暴雨
一艘艘巨轮把背不起澎溪河的重
也通通交出来
白岩山和余家山都以重量的名义
深度哲学地思考
为什么波浪会慢慢揉碎波浪
养鹿大桥的重
澎溪河能够完全扛起
但它是为牵手两岸的红橙
也包括红橙的花和红橙果
养鹿镇的群山力气真大
它们耐心 一以贯之地
挺直腰杆扛起漫山遍野红橙的重
(作者系重庆云阳作协会员)

陈先生的信

□安心

父亲一生只认一个先生。

先生姓陈,不是私塾里戒尺高悬的老夫子,不是学堂里摇头晃脑的教书匠。父亲尊其“陈先生”,并叫了一辈子。这声“先生”里没有戏谑,没有生分,只有敬重。

父亲自幼失去双亲,十一岁的他还有两个更加年幼的弟弟。他本生得高大俊朗,却没有机会读书。失去爹娘的他开始走街串巷卖油条、烧饼,稚嫩的肩膀早早扛起了生计的重量。不识字这件事,曾是父亲胸口无法结痂一碰就疼的伤。

父亲后来被媒人带到一个念过初中的姑娘跟前,那个年代,三四个乡、十几个村子才有一所中学,能读到初中毕业的女子,十里八乡没几个。当两个年轻人走到一起时,各自心里都带着些许的遗憾,父亲想:她个子能再高一点就好了;姑娘想:这么个“称头”的小伙儿,咋是个文盲。呵,命运这只手啊,从来不会照着人心里的尺子去量。

他们还是成了家,倔强的姑娘为了日子带着幼小的孩子搬离了大院回到遥远的故乡老宅。因为工作,父亲便一个人在城里留下了。父亲只能在春播和秋收有两个长假回家。于是,待孩子们都睡觉了,那昏黄的煤油灯照亮屋子的晚上,姑娘拿起笔,开始教男人写字了。

父亲从接过笔的那一刻开始,读书写字成为他人生极为重要的改变。刚开始写的字歪歪扭扭,缺胳膊少腿,犹如刚学步的孩子在纸张上跌跌撞撞。

她先从他名字、家庭地址,和自己的名字,以及简单字词教起。有时父亲学得艰难,会负气地把笔一搁不写了,她赶紧夸夸他聪明,父亲那颗骄傲又脆弱的心便被妥帖地安抚了。便重新拿起笔,继续认真地一笔一捺。

姑娘姓陈,从此父亲尊称她一声:陈先生。

陈先生就这样反反复复地把自己生命里唯一的学生,一点一点地从文盲的沼泽里拽了上来。

当父亲会书写后,平凡的农家小院有了不一样的亮堂。

那时候,每隔一段时间,那个骑着绿色自行车、背着绿色邮包的邮递员就会停在我们的农家小院门口,扯着嗓子喊母亲的名字。那一刻,整个院子都明亮了。一封封远方的来信,经由邮递员递到儿子手上,递到女儿们手上,递到陈先生手上,也递到了时光和岁月的手上。父亲与家分开的日子里,他写给陈先生的信将这个家缝合得很好,书信起初只有寥寥几行,报个平安,问声好,说说下次什么时候回来。信里,父亲对实在不会写的字,他就画个圆圈或画个象形字代替。比如“我想你了”,“想”字不会写,就写成“我O你了”。鸡鸭猪狗驴马牛羊等家禽家畜,笔画复杂的就画:鸡嘴尖,鸭嘴扁,瘦狗肥猪羊尾巴短。

父亲对母亲写信的格式,从来一丝不苟。称谓顶格写,然后是“你好”,再写“见字如面”,接着是正文。结尾必定是“此致、敬礼!”然后是署名和日期。而称谓,永远是那三个字:陈先生。

待到父亲回家,依旧是在夜里的灯光下,陈先生坐在他身旁,用笔在那些圆圈里或象形字旁准确地填上正确的文字,那些圈与图里藏着的秘密,他不会写她也知道。后来父亲邮寄给陈先生的信越写越长,圈也越来越少,在悠长时光里的教与学中,陈先生也慢慢品读到父亲隐藏在粗犷外表下的细腻和温和,还有那股不肯轻易示人的脆弱与倔强。

陈先生教会了他写字,也把他这本厚厚的书读通透了。

那些泛黄的信纸,后来被陈

